

豆芽韭菜

张建春

对吃不讲究,就爱吃个青菜、豆芽,尤其对豆芽炒韭菜百吃不厌。豆芽炒韭菜好吃,豆芽嫩、韭菜香,香嫩结合就为天物了。

炒豆芽、韭菜要急火,最好是农家的铁锅土灶,架上柴火,锅烧红、油煎冒烟,韭菜先下锅一两分钟,接着放进豆芽,拨拉三五下就起锅,韭菜鲜绿、豆芽嫩白,香气扑鼻,自是天下美味。

我说的豆芽是绿豆芽,韭菜最好是春韭。

韭菜大有讲究,“头刀韭”味美多汁、嫩,适合炒了吃,秋天的韭菜就差多了,一茬茬的割,终了和草没啥区别。绿豆芽四季皆宜,水发水长,温情得很。发豆芽是技术活,泡豆、淋水、避光,还得有十二分的细心,否则豆芽老了,吃得没劲。

说人长得豆芽样,不是好话,最少是说人不健康、不够强壮。豆芽不见太阳,白嫩得没有阳光色,但不失为好蔬菜。人就不同了,不经风雨阳光,永远只是个弱者。韭菜倒是个强者,一茬茬割,一茬茬长,绝不因为在它的头上动刀子,吓破了胆,缩着脖子不敢从土里冒头。

豆芽炒韭菜,一弱一强搭配,如是性格互补的夫妻,协和周到,白头到老不成问题。爱吃豆芽炒韭菜的不止是我,除了美味,或许冥冥中为的是份情怀。

小时爷爷教过我发豆芽,一个破篮子,放上温水泡过的绿豆,一天数遍的淋水就行了。可也因贪玩,忘了淋水,豆芽不旺,甚至泛了红色,不过有韭菜相配着炒,还是好吃的。

韭菜总是奶奶去割,去时带筐草木灰,割一簇韭菜,再盖上草木灰,仔细而周全,不要多久,新韭就又露头,过上些日子,韭菜又会长成,但等着割了。

人的口味自小养成,我钟爱豆芽炒韭菜,估计和

小时的养成有关,多多少少还带着乡愁的成份。

前几天突发奇想,发点豆芽,为饱口福,也为着增些情趣。没找着绿豆,就用黄豆来代替了。程序是过去的程序,工夫没少下。一天两天三天过去,黄豆不发芽,直至豆子变质、发臭,圆润的黄豆仍不见动静。细想,找到了答案,黄豆是转基因的家伙,没有胚芽。

戏文里唱:“种下一粒籽,发了一棵芽”,现在不准了,是籽不见得就会发芽。

过去的乡村,有一种野绿豆,扯着滕长,也结下荚子,就是豆子煮不烂,被称为铁豆,不过碰了水会发芽,一物降一物,“天下之至柔,必驰骋于天下之至坚”,水克铁豆,可如今却治不了转基因的黄豆。

对转基因的东西,不甚了解,还是不去评判为好。不过,我不会再轻易去发豆芽了。

有一段时间,不敢吃绿豆芽炒韭菜,豆芽无根,胖乎乎的好看,报上网上说,是用了激素类的,有毒。心痒痒的,只能吃单炒的韭菜,好生的失落。后来进行了整治,把豆芽当作了菜篮子工程来做,豆芽炒韭菜,才又正常的搬上了餐桌,解了我的相思之苦。

豆芽清炒也为美味,爽爽的清朗,夏秋天清火,春冬天明目,怎么吃都是好东西。

韭菜急火炒香气独特。但下霜天的韭菜腌渍了,当小菜更美,不失春天的味道,下饭又开胃。

但真正的好,还是豆芽炒韭菜。

家中吃饭,家人会问我,想吃什么?我总是回应,豆芽炒韭菜,或是韭菜炒豆芽。家人一笑:就是豆芽炒韭菜命。

豆芽命有何不好?豆芽清白,韭菜青绿,一白一绿,不正构成了盈盈的情怀!

如此,我也算是个吃货了。

分手的婉约派和豪放派

肖遥

古典时代的分手,“闻君有两意,故来相决绝”的卓文君算是婉约派,说她婉约,是因为她欲擒故纵的举措看似主动实则被动。那句更委婉的“还君明珠双泪垂”属于看似被动实则主动。现代人生活节奏提速,连分手都越来越豪放了,比如近期网红和明星的分手,冲冠一怒,潇洒一踩,转身就走,不粘不滞。还有更豪放的,连撕都不撕,比如那首歌《分手快乐》:“分手快乐 请你快乐 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 离开旧爱 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。”

有时候分手豪放不起来是因为“求真相”的饥渴感。周迅最让人心疼的角色是《李米的猜想》里的李米——黄着小脸上天人地找自己那忽然消失的男友。李米的执着就如同《秋菊打官司》里那句台词“我就是耍个说法”。和所有失恋方的问题一样:为什么?可惜这“为什么”对方一般都懒得搭理。因为对主动方来说,很害怕即便说出来“为什么”了,还要引发无数个为什么。

我的朋友阿猫对分手这事就经历了从婉约到豪放的蜕变,初恋男友分手时婉转地对她说:“你做我妹妹吧”,阿猫当时痛不欲生,但一想到还可以和他有藕断丝连的亲戚关系便颇有些悲欣交集。到了离婚时,前夫也表示买卖不在人情在:“夫妻做不成了,今后你做我妹妹吧。”她冷冷地怼过去:“那孩子今后就不用叫你爸爸了,叫舅舅吧。”然而,有句诗说“至高至远明月,至亲至疏夫妻”,分手的复杂之处,在于程序上可以豪放得一别两宽,感情上却经常是“抽刀断水”。而今,那对冤偶已经分开多年,一个冬天的上午,他给她电话:“我出差给孩子带了榴莲,你出来取一下?”他应该不是忘了——孩子不吃榴莲,榴莲是她最爱吃的水果。她裹上羽绒服准备出去,想了想,脱下来换了件大衣,出了门,又转回来涂了点口红,擦了擦鞋,又出去……

电影《婚姻的故事》将离婚的过程中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荒诞感放大了:在洛杉矶妮可家里,查理进门还习惯性地吻了妮可,和对方的妈妈、姐妹欢乐互动,但一转眼就要面对对方递上的律师文件。俩人带着各自律师,在律师楼讨论离婚细节,前一秒律师还唇枪舌战,助理递上午饭菜单时,看着选择恐惧的查理,妮可惯性地一把接过菜单,帮对方点了“希腊沙拉,但要放柠檬和橄榄油,不要放希腊沙拉酱”。前几分钟还一言不合吵到天崩地裂,从“收拾你弄乱的地方,我就想剥掉自己的皮”到“每天我醒来,都希望你死了”,后几分钟他就痛苦得肝肠寸断,抱着她的腿说“对不起”。前一分钟他还跟同事们调侃两人争产的细节,后一分钟他K歌的歌词就出卖了他的内心:“有谁会把我抱得太紧,有谁会把我伤的太深……”毁灭婚姻的,是鞋里的沙子一样的琐事,而连缀起生活的,也是那些琐碎的温暖,这场成年人的爱离别,有多豪放就有多婉约,有多残酷就有多温柔。最后一个镜头是查理去探视儿子,当他抱起儿子准备离开,前妻走过来,蹲下身帮他把松开的鞋带轻轻系好。

海棠红

方丽清

说到海棠,联想的多是木本海棠,国人多爱海棠,爱其洁,怜其雅。梁实秋先生尤爱西府海棠,在北平寓中垂花门前种植四棵,着意培植,春来枝枝花发,朝夕品赏,成为毕生快事之一。

我说的却是草本海棠——四季海棠和臭海棠。

臭海棠又叫天竺葵,天竺葵是学名,臭海棠是小名,大家私下都这么喊,就像老妈喊“大毛、二毛、三毛”一样,顺口,亲昵,形象,又如同“二妞”是对门时尚女子的别称。为啥叫臭海棠呢,因为你一碰它的叶子,就会散出一股味,浓,会掩鼻。我觉得也不算是臭味,还属草木味,譬如香菜的味道,喜欢的人喜欢,不爱的人避而远之,我就很喜欢,觉得有泼辣辣的生气。臭海棠的叶子心形,深绿色,被细绒毛,摸之,绒绒,略有糙意,夏天光胳膊光腿的若被枝枝叶叶刺拉到,会有毛烘烘的感觉。比起叶子来,臭海棠的花朵就娇妍多了,正红,花多,朵朵成簇,开成一球后,长长的茎上顶着一个花团,摇摇坠坠里,你也数不清到底是多少朵小花了,只能数数说,今天开了几团了。我曾说:“大红的是臭海棠,花骨朵打得好久了,就等这春光,撑红通通的小伞。”团团喜气洋洋。

我养臭海棠经年,阳台上花叶葳蕤,大红的花球参差浮动,半个架子上满是,如在花野。女儿站在花前,长发纱裙,拿着宝剑,嘴角还是巧克力的残痕,又娇又俏,笑得肆无忌惮,灿烂得和团团海棠花一样,那样的亮那样的轻飘,空气里浮动的,满是。那是我最爱的照片之一。

臭海棠糙,好养。隔壁民政局院里西边院墙下摆着一溜花盆,有两盆就是海棠,花盆随意,盆土随意,花儿长得也随意,不曾见过主人,似乎自生自长的,张牙舞爪的样子,倒是泼辣。大的一盆半人高了吧,花冠冠幅可抱。我常见盆土几乎干裂的样子,不过好像不影响臭海棠的花开。从四月开始,叶子转青,愈来愈繁茂,花穗慢慢的抽出来,一枝两枝三枝,露出红的色来。可惜光照不足,只得半日阳光,花儿便开得不够张扬,花球不大,更显得叶子



的野了。我日日走过,觉得浪费了这好枝好叶的,便选粗壮的枝条,折下,扒拉扒拉几个洞洞,插在旁边一个空置的大泡沫盒里。消毒,剪枝,晾干,哪有许多讲究,就那么随意插下了。过了两天,盆里多出了几丛小葱,黄快快的,可能是主人吃剩下的,从此,葱、花共荣,存于一室。两周了,这几日路过一看,竟都欣欣然,花也活了,葱也绿了,一枝海棠已然花苞向人。不由感叹生命的强健。

周末里,我们回去。春雨细细濛濛,楼下人家的蔷薇、枇杷、金银花,俱在雨里,母亲的海棠花反而更艳了。母亲也善养海棠。阳台上两棵海棠养得红花灼灼。一盆是四季海棠,一盆是臭海棠。我们每每去都要围着花转一圈,叹一番。母亲的海棠花多球大,四季海棠养得竟如灌木,高可及腰,顶上叶间,枝枝丫丫里,小红花招招摇摇,日夜吐蕊,一年四季竟不曾断过,春秋二季尤盛,“闲绕花枝便当游”,是可以比拟母亲的海棠花的,我在花下转了一圈又一圈。海棠花糙好养,唯有酷暑寒冬难过,一不小心,花就没了。尤其夏天,怕水怕热。我向母亲取经,母亲说,哪有经可取,不过是饼肥跟上了。

姐姐发了一条朋友圈,视频里绿叶扰扰,红花灼灼,枝动影动,我知道,这是母亲的海棠花。